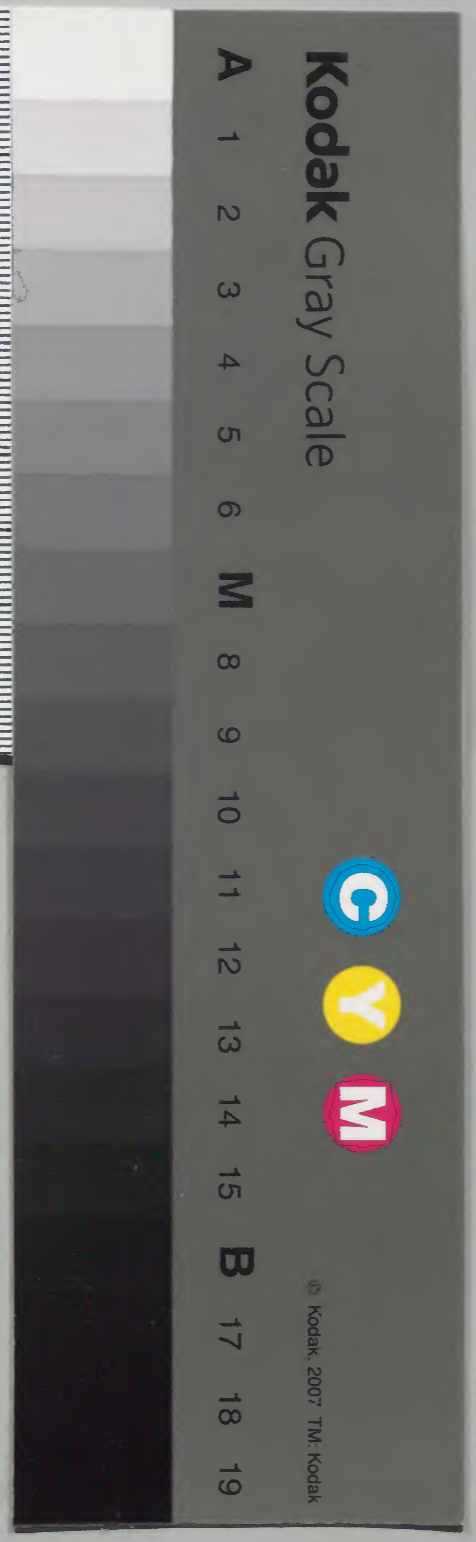




三十二冊
漢書門類
一五〇三
十一九三
函架號類
〇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503
冊數 40 (1)
函號 別 32 1

別 32- 1





卷之六



庄
荀
消
躬

咸豐九年崇仁謝
氏仿武英殿本槧
湘鄉曾國藩署首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
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
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
相杜佑於為淮南節度書

記時始出已意搜討類次
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為類
八為書二百卷自唐肅代
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据劉
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
要其網羅百代兼總而條

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
廣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
作通考三書竝行於世朕
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
特命重為校正刊刻以廣
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

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
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
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
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
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
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

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
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
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
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
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為國家者立綱陳紀

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
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
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
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
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

勅敬書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臣梁詩正奉

奉

旨開列校刻通典諸臣職名

監理

和

碩

和

親

王

臣

弘

晝

武英殿總裁

吏

部

右

侍

郎

臣

德

齡

兵

部

左

侍

郎

臣

王

會汾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陸

宗楷

提調

署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 臣陳浩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齊召南

左 春坊左 諭 德 臣羅源漢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 臣陳大論

翰 林 院 編 修 臣陸樹本

翰 林 院 編 修 臣葉西

翰 林 院 編 修 臣程景伊

翰 林 院 編 修 臣儲麟趾

翰 林 院 編 修 臣邱柱

翰 林 院 檢 討 臣程恂

翰 林 院 檢 討 臣阮學浩

翰 林 院 檢 討 臣萬松齡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臣史貽謨

校錄

舉 人 臣劉湘

貢 生 臣潘輝

貢 生 臣謝霖

貢 生 臣劉岱

貢 生 臣杜桂

貢

生臣 申居鄖

貢

生臣 楊志梁

貢

生臣 李 泓

貢

生臣 盧殿人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一次臣 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 永 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臣 永 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 永 泰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 三 格

監 造 加 一 級臣 李 保

監 造 加 三 級臣 姚文彬

庫 掌臣 虎什泰

庫 掌臣 高永仁

通典總目

食貨 凡一十二卷

卷一 至 卷十二止

選舉 凡六卷

卷十三 至 卷十八止

職官 凡二十二卷

卷十九 至 卷四十止

禮 凡一百卷 歷代沿革六十五卷 開元禮三十五卷

卷四十一 至 卷一百四十止

樂 凡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 至 卷一百四十七止

兵 凡二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 至 卷一百六十二止

刑 凡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 至 卷一百七十止

州郡 凡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 至 卷一百八十四止

邊防 凡一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 至 卷二百止

其各卷細目詳載本門卷首

進通典表

臣佐言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道行
 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
 施有政用人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宦序仕非遊
 藝才不逮徒懷自強頗翫墳籍雖履歷叨幸
 或職剝弱躬竊惜光陰未嘗輟廢夫孝經尚書詩
 禮易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
 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率多
 託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豈達精深輒肆荒唐試
 為意度每念懵學冀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高論

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巨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
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
不盡或有繁雜且用准憑至於往昔是非可為今
來龜鑑布在方策亦粗研尋自頃纂修年涉三紀
識寡思拙心昧詞蕪圖籍寔多事目非少將謂功
畢有愧乖踈固不足發揮大猷但微臣竭愚盡慮
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庶黷
聖聰兢惶無措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貞元十年

月 日表上

卷之六

通典原序

唐

左

補

闕

李

翰

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
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
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
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
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
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
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

塞胃滿腹

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瀕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

于于

于我

于勤成二百卷

甚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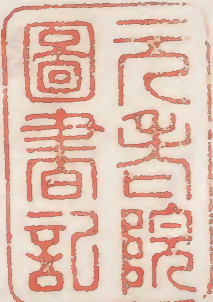
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垂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

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
 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關申
 高見發明以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
 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
 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
 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
 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為長
 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
 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
 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通典卷第一

唐二京一兆一杜一佑一君一卿一纂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
 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
 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
 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
 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
 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



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卷十二選
舉次之卷六職官又次之卷二十禮又次之卷百樂又次之卷七
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州郡又次之卷十四邊防末
之卷十六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
寶之末其有要須
議論者亦便
及以後之事

食貨

小書分注以下做之

- 第一田制上
- 第二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 第三鄉黨 土斷 版籍並附
- 第四賦稅上

并

- 第五賦稅中
- 第六賦稅下
- 第七歷代盛衰戶口 丁中
- 第八錢幣上
- 第九錢幣下
- 第十漕運 鹽鐵
- 第十一鬻爵 權酷 算緡 雜稅 平準均輸附
- 第十二輕重
- 食貨
- 田制上唐 魏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後

倍

安

既

揔算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
 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
 國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
 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
 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
 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為隱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
 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
 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
 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

冗

異

揚

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
 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
 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已是專地也欲無流竄
 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
 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其分別疆理所冀
 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兗州厥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
 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揚州厥土惟塗
 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
 第 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疎也厥田惟

閏

畝

丘

提
下同

玄

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

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

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

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

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

十為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

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

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

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

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

二人鄭元曰均平也周猶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

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

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

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乃經土地而井

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也

牧

也

者仕圃

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此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是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百三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十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衻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役也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圃為之園宅田者致士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

通鑑卷一 食貨一

五

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有職貢取正於是耳民受田上

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

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

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農民戶與別家佃以均厚薄

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必例也必寐反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此謂平土

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

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确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

隧

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

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

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

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

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

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考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

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

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媾至悉故其畜積足恃

本農桑也末工

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幾近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即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眾

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歐人而歸之農皆

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籍田

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謂

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

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曰糜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

未能得其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讀食

嗣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

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

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

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

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

姦

暖 耻

賦 民於

飢 飢

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苟禦風霜不求靡麗饑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也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

具 責 食

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值千金者價得五百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今俗所謂舉債錢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陬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

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
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
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
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
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
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

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二年

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
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一晦三畊畊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

也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為耨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畊長

終畝一畝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種於畊中播布也種謂穀子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隲其土以附苗根隲謂下之

音頽故其詩曰或芸或籽黍稷儼儼音擬小雅甫田之詩

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盛

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日耐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

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

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

也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

縵田謂不耨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耨者又過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

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

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日趣及也澤雨之潤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輓引也失光姓過奏光以

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傭賃同率多人者田

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

田其宮墻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

也諸緣河墻地廟垣墻地其義皆同守課得穀皆多其

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

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

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

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

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

閑

統

勅

興

被

此

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

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

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

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

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

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先帝勅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

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

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人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

田力穡音乃亦有秋其勗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

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

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

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

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

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

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

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

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

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

不便也詔書且須後也須待遂寢不行孝平元年置

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

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

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

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

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

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

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

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

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

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

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

知人愁乃許買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

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

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

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

于

以

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

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

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蹶無所跣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平原等郡地徐州今東海琅琊彭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鄴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

等郡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皆土曠幽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人稀厥田宜稼悉不音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靈武五原等郡地北地今銀川新泰西河昌化等郡地上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

復遵故事徒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椽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橐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

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具賦稅上篇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熯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定

奔

丈

及

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
 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
 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
 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
 嵐爐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鰲黨
七由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
即移反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
 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
 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

音銀

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
 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
 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莫侯反鄞三縣墾開
 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鄞鄞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
 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
 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
 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
 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
 行無晚帝違眾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永興中
 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

東勅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
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緘教行三農生殖九穀自
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
國會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墾
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
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
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
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
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

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
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
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
式邑地相叅致理之本并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
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
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
因年儉流移棄賣園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
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
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近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
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

準

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

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

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
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
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
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
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
隨力所及官借人種時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
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
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
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
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

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
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
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
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
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
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
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
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典卷第一

通典卷第二

食貨二

唐

京

租

王君

卿

田

田

田

田

食貨二

水利田

屯田

田制下

北齊

後周

隋

大

唐

田

田

田

田

田制下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

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

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

又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武成帝河

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

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

執

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巨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蹙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

臘

可

便

帖下同

有

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衆
 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
 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
 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
 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
 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贖長買
 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卽
 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

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懶惰之人
 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
 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贖還卽賣
 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
 賣帖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
 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
 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孝王撰○後
 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
 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
 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
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
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
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
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
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
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
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
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
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
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

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

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
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非實○大唐開

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

頃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
具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

載但取其朝夕要切冀
易精詳乃臨事不惑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

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

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

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

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

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

新 女

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

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

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

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

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

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

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

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

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

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

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

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

並即迴受有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

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

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

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

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

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

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

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

贖

隨所降 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
 品追 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
 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
 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
 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
 縣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
 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
 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
 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
 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

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
 四頃七品三頃五畝八品二頃五畝九品二頃並
 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
 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
 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
 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
 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
 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
 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
 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

蕃

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卽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

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

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卽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

或

寬

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或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國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

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水利田

周

後魏

秦

大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從遽之甚恐還廬樹桑還遶也菜茹有畦瓜

謂從遽之甚恐

食貨二

瓠果蔬木實曰果草實曰蔬茹所食之菜畦區也殖於疆場至曾孫襄王以

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

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

知用是不知也於是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

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鳥

鹵兮生稻梁鳥鹵即斥鹵也鹵鹹苦也謂鹹之其後韓地史記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誤

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

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蒲浪反北山東注

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

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

注填闕之水溉鳥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闕與淤同○秦平天下以

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壩部用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

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

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泲羊朱反口溉

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

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

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

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記之悉發卒數萬人穿漕

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

以史起為鄴令

瀉注同

澤

讀

泲

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

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度可得五千頃五千

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

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

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馮翊縣也願穿洛以溉重泉

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坑是熊羆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

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懲引洛水

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洛水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

顏下流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

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

川谷以溉田而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

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

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

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

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

者仰謂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濶所以育五穀也

業

而

濫

飢

種

克

以爲百姓計當陽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
 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積并損下田所在淳汗
 高地皆多堯堵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
 二千石爲之設計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
 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
 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
 之大事不可不早爲思慮臣愚謂旣以水爲田當恃魚
 菜螺蚌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堯
 及荆河州東界堯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
荆河州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間也
 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
 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
 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
 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
 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
 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
 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
 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
 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
 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
 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

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
 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
 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
 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
 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
 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卹而
 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害理也人心
 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
 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
 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
 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
 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澇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
 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
 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
 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
 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
 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
 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間東南
 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

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蹟

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嘗竊

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東晉張闔音開為晉

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

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

入拜大司農○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

鎮壽陽今壽春郡也於是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

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

欣遣諮議叅軍殷肅循行修理因舊溝引淖匹詰反水入

陂淖水名在汝南伐木開榛水得通涇由是遂豐稔○後魏刁

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

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

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

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

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

往崩頽渠既高縣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

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

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

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

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

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儻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儻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大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

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磴堰過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磴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過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磴皆毀之至大歷中水田纔

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 漢 魏 晉 東晉 齊 後魏 北齊 隋 唐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 徒鈞 故吏

將 子亮 屯田張掖郡 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 孝

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

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 **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石

二十 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

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 音告 豐 音門 卽金城郡廣武縣 羌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

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

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

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漕下以水運木 而下也繕補也 理

湟 音皇 陜 音爽 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

賦人二十畝 田事出謂至春人出 營田也賦謂班與之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

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倅副也什二者 千騎則與副馬

二百 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

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

弛

今

陝

其見萬人留
田兵

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
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
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
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
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任
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
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

糧

佃

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
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
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
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
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
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
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
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

糧

石以西盡泚旁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耕且
 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
 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
 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
 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
 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

廬

邵信臣遺蹟

邵信臣所作鉗廬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爲荊州所統

激用滂

音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

寔

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
 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

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

里

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卽今郡

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

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

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太

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祇

揚

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尅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

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晁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

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

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卽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石隴右四十四萬

准 准

九百二石 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通典卷第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卷第二

通典卷第三 食貨三

唐 京 此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三

鄉黨 土斷 版籍並附 古 周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唐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
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
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
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
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
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既牧之於

收 司 諍

通典卷第三 食貨三

崇仁謝氏重刊

玄

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元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調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總謂郊內者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按比是也要謂其簿

明

法玄 都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作管反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鄣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鄭元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旅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名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鄙則其數舉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

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軌軌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鄉鄉五爲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寓軍政焉而齊遂霸○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旣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旣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卹已也辟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

筭

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
 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
 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
 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
 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
 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
 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
 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
 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
 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
 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
 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
 毅道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
 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
 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
 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
 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
 關中卽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所
 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
 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違

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
 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
 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
 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
 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
 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
 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
 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
 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
 寓郡縣多被併省○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請土斷雍

州諸僑郡縣

今襄陽漢東等郡也

○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

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
 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
 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
 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
 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
 以何科算第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
 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
 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
 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

姦姦

于

鄉

板

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
 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歸
 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逾厚而答
 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却
 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
 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
 二十七年籍為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
 立明科一聽首悔逃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
 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
 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

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
 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
 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
 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
 生不長髮便謂為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
 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
 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
 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
 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
 帝乃詔曰既往之憊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

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
 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
 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
 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為宜檢之日即事
 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
 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
 爛解散於地又無局滕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
 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
 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

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
 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
 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
 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
 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
 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
 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
 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
 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
 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

以

流

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為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竄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讐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

作
作

嚴

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謂之陰附陰附者皆無官役豪

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勅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閒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

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
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旣異險易不
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
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
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
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內則有
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
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
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

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
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
氏失馭競起爲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
實關中蓋所以強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
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
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烟火連接比屋
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
氏幾爲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
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爲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爲魏氏
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

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合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間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迺欲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要荒小縣有

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內外羣宮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頴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若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

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通典卷第三

通典卷第三

通典卷第四

唐 京兆杜佑 君卿纂

食貨四

賦稅上 唐 殷周 秦漢 魏晉 宋

古之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之於人其所以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賜予也言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耳其工商雖有技巧之作行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蓋欲抑損之義也古者宅不毛有里布地不耕有屋粟人無職事出夫家之

征言宅不毛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者出三家之稅粟人雖有間無職事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謂田畝之稅家稅者謂出土徒車輦給徭役也蓋皆罰其惰務令歸農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是故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為名既免其役日收庸絹三尺共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兩疋矣夫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此豈直斂人之財者乎什一者天下之正中多乎則大桀小桀寡乎則大貉小貉故什一行而頌聲作二不足而碩鼠興古之聖王以義為利不以利

為利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故鉅橋盈而殷喪成臯溢而秦亡記曰人散則財聚財散則人聚此之謂也漢武攘四夷平百越邊用益廣杼軸其空於是置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權酷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蕃貨長財雖經費獲濟而下無聊矣夫文繁則質衰末盈則本虧反散淳朴之風導成貪叨之行是以惡其啓端也賢良文學辯論甚詳然處昇平之代是古則理高居多務之時非今則事闕一臧一否故悉存焉○陶唐制冀州厥賦唯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錯雜出第二之賦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

食貨四

當

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青州

厥賦中上四第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葛錯岱畎絲臬

鈇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厥篚檠絲檠桑

中琴瑟絃反徐州厥賦中中五第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

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泗濱浮磬

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厥篚

元織編元黑縉編白縉織細也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

第七雜出厥貢惟金三品銅銀瑶琨篠簜竹箭簜大竹

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厥篚織貝織細

水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荊州厥賦

上下第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椀榦栝柏葉松身曰

栝榦榦也栝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惟箇籥楛三邦底貢

厥名箇籥美竹栝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包橘匭菁

茅匭匭也菁以爲厥篚元纁璣組此州染元纁色善故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豫州厥賦錯

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績績細錫貢磬

錯治玉石曰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九厥貢

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雍

州厥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禹定九

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

皇清 食貨四

狸

玄

玄 朱

玄

玄 絮

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甸田百里賦納總

禾稟曰總二百里納銍銍刈謂三百里納秸服秸稟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

也斥候百里采供王事二百里男邦男任三百里諸侯

同為王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三百里揆文教

度王者文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外五百里

日要服要束以三百里夷守平常二百里蔡蔡法也法

差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三百里蠻以文德蠻

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

聞改作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

日甸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

不稅稅均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

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

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其貢祀物又外

日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又外日男畿其貢器物任

以飾又外日采畿其貢服物絺纈又外日衛畿其貢財

物龜貝又外日蠻畿又外日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

又外日鎮畿又外日藩畿藩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

來朝之歲具此荒服也具職官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

禮朝觀篇也 封建篇

食貨四

玄

瘡

其所貴寶為贄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
 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元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
 公上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
 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凡任地瘡不可事者復之元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言征稅也
 以供國政也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

畝

樽

樽

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家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白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
 賦及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
 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衣不帛不績者喪不練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槨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練喪不得衣練也皆所以恥不勉也又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
 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
 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眾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
 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
收其田租也什一謂
 有伎巧之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賦謂
 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
 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
 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
 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

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
無恩
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
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据用田賦
不言初亦
不言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
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
 什一而藉据數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
 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
數萬指意無窮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
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
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
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
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田也穀梁傳曰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峻也言吏
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
 民民勤
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

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

邱甲周禮九夫爲一井四井爲一邑四邑爲一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

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

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

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疆吳空

盡國儲故復用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

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又問孔子

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懼

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

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

下上相疾也孟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

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尊賢

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

又

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

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關禁異服異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王制不譏謂文王以前也文王亦不征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理公田不橫稅若履畝之類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

有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衰代緣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寬田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也

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貊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孫武曰夫

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

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

之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魏文侯時

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

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

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

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秦孝公十二年

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

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徂春歷秋往還萬

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

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

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

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内興功作外

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

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

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竝起

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

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纔取足而山

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

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

庫也經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

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并車

馬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用中間廢今復之

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王勾踐令國

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

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

也諭之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

時天下之人多故出晁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

者
適

賦四十三歲而一事

筭

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其時亦以倉廩豐實之故也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為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

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

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

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田租口

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

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

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

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

復甲卒二算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在革車之式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

權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

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贖反蓋武

縣

謂

便住

三

帝時賦斂繁多律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
外而取今始復田
 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
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
 粟當錢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
物也
 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
 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
 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
 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
 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
 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
 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適乃戍邊一歲耳
 賦錢人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二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

劫瘞

劫

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
 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
 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孝
 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
徒論罪已定竝放歸家不親役之
 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
 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瘞咸出雖老
皆復出口算也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
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
 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
 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
 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

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

樹藝謂種果木及蔬菜也

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

者冗作縣官衣食之

冗散

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

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

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

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

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

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

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

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

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

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

在公反

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

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

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

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

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

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

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

石

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八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

懸

戶斗

丁

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且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削
 百姓不至於十八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
 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
 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
 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
 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
 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十六斛五十以
 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
 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寔
 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
 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孝武帝大明五年制
 天下人戶歲輸布四疋

通典卷第四

通典卷第五

唐 京 地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五

賦稅中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
 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
 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
 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侮折守
 宰瞻郭覩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攝總曹署
 震驚郡邑深村遠里頃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

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誑云質作尚方寄繫東冶百姓駭
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貧薄禮輕即生謗讟
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
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啟曰今所
在穀價雖和室家饑噉若簞反縑纈雖賤駢門裸質而守
宰務在哀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
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
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
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人
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

剪

大

遠類多剪鑿江東六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
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
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
泰豈可得乎又啟曰諸稅賦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
所在兼折布帛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
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
江左草朔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
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
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
每欲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

若

送者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毗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迨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為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

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

弩推

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

別

楊

一名

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郡會稽等郡並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梁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

不可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
 詳焉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傅倉庫若給刺
 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勅而裁凡如
 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
 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
 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
給○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
 諸逃戶占為紬蠶羅縠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
 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
 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
 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
 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
 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
 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
 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
 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
 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
 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
 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十五
 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

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繅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

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濶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所可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

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濶并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濶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濶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

藥

糧

斛

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百四斛九斗藥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卽位因人貧富

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
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
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
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
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役矣齊神武
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
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
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
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
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

弛

賦

刻

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
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
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
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
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
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
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
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
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
南齊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

以

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
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
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
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
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
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處中梟
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
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
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
遣使開倉以難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後主天統

踴

糧

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
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
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
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
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
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
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
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
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
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

札

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
 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
 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
 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
 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
 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
 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
 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
 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調以布絹絕
 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

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
 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
 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税之法頗稱為重既
 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
 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
 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
 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
 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
 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
 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

稅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役賦百姓年五十
 者輸庸停放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
 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
 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
 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
 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
 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
 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
 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
 位為限十八年五月高頴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

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
 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
 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為
 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
 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
 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
 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
 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
 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
 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

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通典卷第五

以宋槧本并行添并校合本對校

明治二十四年三月

...

...

...

通典卷第五



